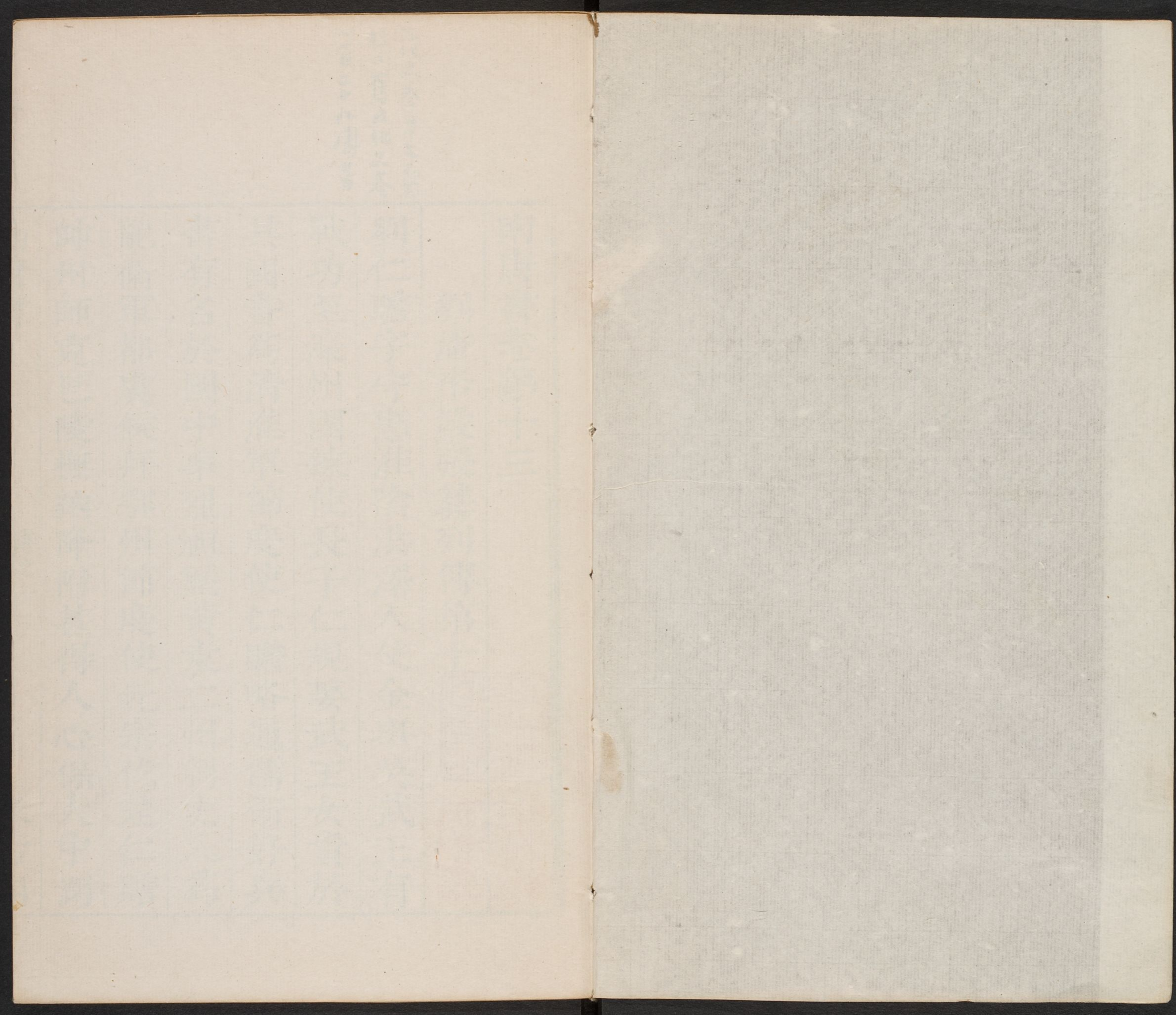


72859 / 7134

5

CM 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五代史卷三十二 死節
傳口 舊五代史卷
一百二十九 周書

南唐書卷第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
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
其國嘗為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
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為
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
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

南唐書 一
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
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
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
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
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
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
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
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

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
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
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
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
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
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
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
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聞若遽

南唐書 二
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
周人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
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
之陽徵宋亳陳賴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
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
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
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

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
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
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
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
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
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
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

南唐書 三
泚古陽
斬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
皆爲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
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
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
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
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
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

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
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
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
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
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
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
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

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

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

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猶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

猶下世切存不介言
二六八

非車山子沈胡存作
匪我其之四子

喬輩薦于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
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遷知制誥
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主以
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周有言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
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

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
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
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
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
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
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
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
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

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
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
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
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
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
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
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
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

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
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
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
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
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
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南唐書 八
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
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
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
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

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
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
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
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
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
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

過矣後王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
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
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
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
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
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
陵元宗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
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
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尙書郎
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
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
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
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南唐書 十
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
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
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
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
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
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
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
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尙烈祖女生長富
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
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

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
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附盡忠不貳然寡
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

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
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
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
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
慨不及其私翼曰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
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
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
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
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
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
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

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
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
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
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
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
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
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刑部

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

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

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

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而蜀
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
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
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饜道依
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
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
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
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

其饜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舫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
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
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
館修撰潘佑之辭也張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
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
亾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
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

南唐書 十六
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
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南唐書卷第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
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
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
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
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
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

南唐書
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櫂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汴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

勅沈初年作勅初誤

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曰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

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
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
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
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亾相踵
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
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
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
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

戰擢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
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
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
草降表廷鄒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
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
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
之召見廷鄒子命以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
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
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
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
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
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
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陷彥卿
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

解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
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
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
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
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
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

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虜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亾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

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

南唐書 五
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
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
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
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
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贊掌兵
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
回適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
已爲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

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
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
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
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
逾年後主遂見計又逾年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
史肇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
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

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
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亾去至新淦客於土
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
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
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
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
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亾賴以屠販爲事
多齋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貨誣山中浮屠以邀

上之說胡本亦去已

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鼈號廬山三害
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亾去往來金
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爲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
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
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
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
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

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
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
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
及王師來討以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

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
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
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
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
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
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
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
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

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頴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

已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崩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廼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

以素行爲有司所擯終國亾不仕久之遊京師
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鼂恥
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
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
事親以孝聞濬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
間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所爲陳覺李徵

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
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
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
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
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
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
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
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
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
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
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
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
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

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
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
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
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
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
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
府投承霽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亾之國降亦
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

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

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
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第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



傳第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
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
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
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
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

傳下沈胡本有字
以上沈胡本有字
二二
即下沈胡本有字
中

南唐書 一
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
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
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
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
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
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
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
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

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尙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
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
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
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
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
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

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遯去歲餘劔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回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

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囊

南唐書 三 漢古閣
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
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
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
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
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
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

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
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
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
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
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爲濠

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爲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

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息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亾洞過

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竦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竦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爲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

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頗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謂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蚧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王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

南唐書 六
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

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爲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

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
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
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
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
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
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
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

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
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
入宮願求之宮中旣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
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
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宜
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
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
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

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

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曰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卽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

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殿階有司以聞烈

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

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勲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徕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

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入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亾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袁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屨又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

從初作後

躡乃直前摔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
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
能自全面目尙敢訴耶遂罷其職從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
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
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
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
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國亡歸

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
知廬山國學盧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
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
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
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亾補衡山縣主簿秩
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肥人少與兄紹俱事吳武王輿初爲小

南唐書 十二
按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爲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

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他謀卽從其計至金陵

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亦無癡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爲

須沈切本亦項

須沈切本亦項

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
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
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泔淮
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
德嗣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
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
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沖敏建封於
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
言稱彥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
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沖敏爲厲召道
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